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八回 圖富貴賣奸瞞婿 甘作妾表裡仇夫

話說月仙與黃金公子如膠似漆，千思萬愛，日夜不離，三月有餘，當不得王志夫婦再三來說「邵元兇暴，恐他早晚回來，露出消息，事非小可。」黃金道：「他有基本事，敢來問我要人？」月仙也踟躕了一番道：「若恁般住下，這廝回來豈肯甘服？若使妾暫回，看他動靜，徐徐而圖，方得長久。」公子聽了，一時高興，只得著人送了月仙歸家。怎禁兩情眷戀，熱突分離，一日幾次傳消息；過不兩日，到月仙家樓上頂做一處。街坊人已知其事，俱畏怕勢力，誰敢管閒。且說這邵元別了天雄山弟兄，身邊有的是銀兩，到處買酒食肉，耽耽延延，走了二十餘日。這日才走得到天陽，已是下午，便往東門走入豔冶街來。將到自己門首，早抬頭見對過係著一匹高頭駿馬，銀鍔雕鞍。再看自己門戶，雙門扁閉。因暗想道：「想是我泰山因我不在家中，便收拾得鋪面恁早。」遂走上街頭，用手在門敲了兩下。忽聽得樓上月仙笑聲，便又敲兩下，裡面方問是誰。邵無應聲道：「是我歸家。」裡面靜悄悄了半晌，才一路叫出道：「大郎回來了麼？」邵元聽見是丈人口角，便應道：「泰山，正是邵元回來。」遂開門，同進到後一層堂中，放下包鋼，又解了跨刀，然後與王志唱喏道：「小婿出門許久，一時不得來家，多蒙泰山照管。怎不見岳母與月仙？」王志忙向樓上叫道：「媽媽同女兒下來，大郎回來也。」母女答應下樓，同入堂中。邵元向岳母唱了喏，便自坐著，說了幾句閒文。因看著月仙，只見桃花紅暈，惺眼蒙蒙，低問聲道：「怎你今日方來？」邵元道：「我被好友款留，直到今日方得回家。你在樓上與誰吃酒麼？」王媽媽忙接說道：「大郎你還不曉得，今日是我壽日。你丈人連日在黃公子家做活，得些錢來，買幾味酒菜，替我上壽。故此在你樓上吃酒，你卻來得恰好。」邵元聽了說道：「女婿做親來，實不知岳母今日是壽日。這晚準備不來，明早補禮吧。」王媽媽笑說道：「小生日，也不值恁地。你同月仙上樓，我收拾了熱酒來。」邵元聽了歡喜，便取了包裹同月仙上樓，果見桌上杯盤狼藉，邵元絕不疑心。與月仙說不得幾句，王志夫婦拿了酒菜上來，一同坐吃。邵元正走得饑渴，便就吃起，直吃到更深。王志夫婦將碗碟收了下去，邵元與月仙各自上床。

原來這日黃金正在樓上與月仙低斟慢飲，十分快樂。不期邵元回來，幸喜門是關的，不曾直入，急忙下樓躲在王媽媽房內。王媽媽將壽日哄了邵元上樓，即打發出門，上馬而去。這月仙被邵元回來驚散，心中十分不快，即存了害他的念頭。恐他動疑，只得強為歡笑，同他完了久別餘事。

到了天明，邵元起來，即去買了幾色葷菜老酒，來家叫月仙整治，替丈母補壽，在家中吃了一日的酒。次日將銀兩藏在身邊，自出門去，尋人吃酒，做他豪爽的事。

這黃公子出得門來，已有家人扶他上馬，急走回來，直到半夜方才驚定。他妻子曉得緣故，勸他絕了往來。怎奈他情沾肺腑，豈肯回心。次日即著人叫了都趣來，細細商量，要擺佈邵元，急娶月仙來家。都趣想了半晌，方說道：「如今只須如此這般，娶她回來，才得明公正氣，沒人談論。」公子聽了大喜，即一面著人通知月仙，一面〔著〕都趣等候。

過不幾日，邵元早起，正要下樓，被月仙一手扯住道：「你腰邊暗藏銀兩，日日在外同人吃酒，爛醉回來，只撇我在家清冷。我今將你銀兩藏起，才放你出門。」說罷便撒嬌撒癡，向邵元腰裡解脫下一個包肚來，險些將小衣脫落下地。邵元正要發話，不期丈母走上樓來。邵元慌忙兩手捏住了腰褲，只背立著。月仙便將前言告訴母親。王媽媽便笑說道：「我只道你夫妻頑笑，原來恁地。既是這等，你收了銀兩，可還他包肚。」月仙便將包肚丟在樓板上。王媽媽連忙拾起，笑嘻嘻遞與邵元道：「大郎你不要惱。人家男子在外飲酒，卻是婦道家該管的事，但大郎飲的是正經酒，不是撒潑酒，怎麼一樣拘管起來？我曉得女兒怪你不來家吃，偏了她，有些眼熱。就是藏起了銀兩，日後還是你的，只不過替你收藏，恐你浪用。雖是小見識，也是她做人家的好念。大郎不要惱她。」邵元滿肚皮氣惱，一時發作不來，便接來拴在腰間，遂下樓出門。

走了半晌，因想道：「我正沒好氣，要給她兩拳，禁她下次；誰知丈母上樓，只得忍住了手。我這漢子，可是懼怕老婆的！晚間回去，好便好，不好須叫她認了拳頭，才曉得棘手。」因心裡招了些不快活，只低頭在城中亂走。因又想道：「我在氣頭上，包肚內的吃她藏匿，也該到籠匣中多寡拿些來買些酒吃。如今空手，若向熟識店家賒吃，卻是不慣。倒不如去尋個相知，便吃他這遭，也不差什麼。今日若不吃個爛醉歸家，也吃這婆娘作笑。」想定了主意，便來尋人。誰知偏不湊巧，尋到這家回說不在，走到那家回說有事出門，心下好不耐煩。

正低頭走間，忽有人走來，拱手道：「大郎，好些時不見，今日我正要到你丈人家來，遇得恰好。向日斜石街黃公子請你丈人到家做了好些生活，如今還有做不完的，叫我送到你丈人家來。我這兩日卻沒工夫，煩大郎千萬替我帶去，免得我走。」邵元看明，卻是小時認得，當年在母舅隔壁住的，慣走人家做幫閒，渾名叫做「火老鴉都趣」。邵元本不肯替他帶歸，因暗想道：「這黃公子前日丈母已對我說過，想必就是他。我今正走得沒興，何不替他帶去，到店上權押頓酒，吃了家去，也好減這婆娘的嘴，使他曉得我沒銀兩在身也有酒吃。」因說道：「你還認得。」遂伸手過來討取。都趣道：「我同你去取。」遂引著邵元到斜石街來。走入黃家廳上，叫邵元等著，便入內同了公子出來。公子故意問著都趣道：「這便是王穿珠的阿婿麼？」邵元道：「我便是。」公子遂滿臉是笑道：「我有包珍珠急要穿點，煩你帶去與令岳，穿點好了送來。」說罷便在袖中取出一個小錦袱打開，當面點明瞭顆粒，遂遞與邵元。邵元接到手中，便要轉身。都趣便在邵元手中接過來說：「這是貴重之物，你卻要收藏謹慎。你身上可有什麼包肚麼？」邵元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」遂撩起外面長衣，都趣便遞與他。邵元並不留心，即塞入包肚。都趣送他出門，邵元遂欣然而走。

走了半晌，因想道：「我見包內大小一百餘顆。只消取一兩顆到酒店權押，便有一醉。我今不好去尋舊店，倒是不熟識的好。」遂高高興興走入一家酒店中坐下。即叫火工先打五角酒，切三斤豬首肉來。不一時送到面前，邵元便吃，覺得酒香肉美十分可口。吃了半晌，又叫打兩角來。因想道：「若是往日獨吃沒興，只此夠了；今日卻要吃個儘量，回去便不撒酒瘋，也使婆娘見我醉了，不敢撩撥近身。」想定了主意，遂只顧叫酒，大碗價呷，只吃得十分儘量，才立起身走到櫃處，對店家說道：「我今少帶銀錢，有些珍珠權押你處。」那店家見他吃了這些酒菜，又不是現銀，但不喜歡，只努著嘴叫拿來。邵元便用手探入包肚內，一隻手早在包肚底下穿過，吃了大驚。再向四邊一摸，那裡還有什麼珍珠！忙叫聲不好，道：「珍珠失落了。還在他家中，我去尋來與你。」說罷即轉身向外要走。店主聽了大怒，喝住道：「什麼珍珠？！你是騙酒吃的法兒。誰著你騙？趁早脫下衣服作當，莫討我叫人來剝！」邵元聽見要剝他衣服，便急得怒髮，隔著櫃，只一拳打去，正中面門，仰後便倒，大叫火工來救。一時趕出十餘個火工，各執火叉、竹籠攔住門口，望邵元身上打來。邵元大怒，一時手起腳踢，打的眾人個個頭破血流，逃躲走散。邵元大步出門，立在街中，向著門內大罵道：「你這乾瞎斯討打。我邵元可是扯謊騙酒吃的！且去尋了來，和你說話！」便一直走去。街上人方知他是小太歲，俱各吐舌。見他去遠，走入店說知。店家只得叫苦，忍氣吞聲，叫人閉門，恐他又來打人。

這邵元一氣跑到黃家廳上，掀椅翻桌，大驚小怪，滿地找尋，那裡有個影響？黃金走出，大喝道：「你這廝來做什麼？」邵元只白瞪了眼，掀起包肚與他看，道：「珍珠不見了，失落在這裡。你拾了，可拿來我帶去。」黃金即發怒道：「你這廝好大膽胡說！我的珍珠是交在你手中，拿出門去了半日，怎推說失落在此？不是\$醉失落，便是見財起意，動了賊心，走來混賴。我只叫人捉住，吊打醒了，追賠還我！」便喝了一聲，遂自走入。只見兩廊趕出五六十人，齊執棍棒打上廳來。邵元著急，大吼一聲，舉起一張大椅，與眾人拚鬥。眾人如何抵擋得住？卻被都趣在內看見，忙使人取出一罐清油，望邵元兩腳上直潑過來。邵元打得性發，直打得眾人退出廳外，隨即趕出，要奪路而走。不期兩腳油污，趕打得勢猛力重，跨踏出階前青石，一個腳挫，把立不穩，轟的一聲跌倒。急要掙起，又被酒制。一時手腳退慢，早被眾人齊上，按頭按腳，用麻繩捆縛。公子出來，大聲喝罵：「著人送到府去追

賠！」

眾家人將邵元推扯出門，不一時到府。已先有人與相公說知，即坐出堂來，審問道：「公子告你白晝行兇，打入相府內室，劫卷財寶，擒獲到府。怎敢無法至此！」邵元酒已半醒，只得分說道：「他托我帶歸，就失落在他廳上，怎麼賴人打搶？」遂將破包肚呈看。相公道：「打搶是虛，交付是實。你將公子這些珍珠藏匿，推說包肚破碎，希圖混賴。不打如何肯招！」遂喝打四十，打得邵元大聲叫屈。不一時打完，相公又喝招認藏匿在何處。邵元如何肯認，遂又一夾不了，又是一夾。見抵死不認，便叫推入獄中，明日再審，遂自退堂。

原來這些緣故，俱是黃金、都趣定的計策：通知月仙解他包肚時，即將底處挑開錢頭，有五寸長短；邵元不曾看明，即取來條在腰間出門；月仙即叫父親報知黃金，黃金遂著都趣來尋，邀到廳上，付他的珍珠是真；都趣見他拿在手中，故意問他，邵元即便塞入。要送他出門，使人悄悄尾他拾取。不期出門時，已落在檻內，邵元全不知覺，自到店中吃酒。曉得他要來找尋，叫家人埋伏兩廊，潑油滑倒，送入府中，將邵元嚴刑打拷。下在獄中痛苦了一夜，也只認是醉後失落，自己不小心。因想起月仙截過銀兩，不使他吃酒，果是好意，遂告煩禁卒，寄信家去。這禁卒已受了重托，即要謀死他。卻是相公念前官之子，不容傷命，只使他賠認。禁卒與他些飲食。卻被公子著人到府催問，相公違拗不得，只得與他三日一追，五日一逼，身無完膚。

邵元到此，自謂無償，只好喪命。不期一日，忽見都趣拿了些酒菜，走來看他。因說道：「誰知大郎恁不小心，惹出這場禍事。我在公子面前再三告求，說你失落是真，公子不肯信。明日又著人來與相公說，未免又要一番痛苦，使我實過意不去。當日千不合萬不合是我煩托，惹出禍來。」邵元道：「自來寄有不寄無，這不與你相干。是我不小心處，怎怨得你？」都趣道：「我想這件事，授受遺失，便追到盡頭，只問得個不小心，也要各認一半。公子告說盜珠一百二十顆，價值三百多金。你何不認個賠償一半，大事完了，何苦捱這極刑？倘熬煉不起，可不枉送了性命！」邵元道：「你是曉得我有什麼，只隨他罷了。」都趣道：「我也是熱心腸，憐你是條漢子，在此處骯髒受屈，著甚來由？只是事情也要看個輕重緩急，也要向死中求活。我也曉你實是無辯。」說罷便一面勸酒，一面假作沉吟。忽說道：「我倒替你想了一個兩全的算計，只是不好對你說。」邵元問道：「你有什麼好算計，可說我曉得。」都趣道：「你且再吃些酒，我好慢說。」遂篩了一碗酒，夾了兩塊肉送來。邵元接來，連吃了四、五碗酒，便叫說出。都趣又篩了一碗送來，方說道：「你今一日不賠，一日不得出，日受苦楚。倘有長短，誰來照管你的事？你尊嫂一個少年，又無生育，怎能為你守志甘貧？聞得你尊嫂雖人物平常，若肯將她棄去，與人作妾，將這屈情告訴，大約這項銀兩隻要在他身上抵償。你得個乾淨身子出去，日後另娶個成家。這是兩全之策。我是熱心腸，一張直嘴，也只憑你主裁。」邵元一時聽見叫他棄賣月仙，不覺毛髮俱豎。都趣見他顏色俱變，忙笑說道：「我且出去，遲早再來看你。」邵元見他去遠，只咄咄歎氣，如死人般坐著。到了夜間，禁卒將他上了刑具。

次是提出，又是一番毒打，要他賠償。邵元死不肯認。一日坐著，細將都趣的這些說話暗暗踴躍道：「我是一條漢子，怎白地在此送命！若除了他這算計，實是不能脫生。只是月仙嫁我一場，並無顏赤過犯條例，一時如何提得起？她也怎肯便去？」遂踴躍到晚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！事到其間，只得要她屈從救我。等都趣來時，只合與他商量。」誰知等了兩日不見來。到第三日，方見都趣走來，滿臉賠笑道：「前日這些說話，實是我一時唐突了你。今日又買一壺來請罪。」邵元此時見了都趣，一似親人。見他賠罪，便十分感激道：「你休恁般說。我兩日將你言語細細較量，實是不差。我今只得與你計較。」都趣道：「我前日失言，已是得罪，實不便叫你做。你須自作主張。」邵元道：「你休推調。只是我要棄月仙，也要與丈人丈母說明。又不知一時可有主兒？」都趣聽了，只篩酒他吃。吃了半晌方說道：「你今即是情願，何必要通知丈人丈母？今日又是追逼日期，你只消當堂認個不小心，失去公子珍珠若干，情願賣妻王月仙賠償，相公便不好再將你受刑，自然去尋官媒，去尋主兒。就是一時尋不著主兒，也不好十分追逼。若尋了主兒，他自當官交納銀兩領人，一面將你釋放，豈不天大事俱完了？」

說未完，堂上已發了三梆，禁役即來帶著邵元上堂。正要動刑，邵元只得說道：「黃公子交付珍珠，失落是實。如今受不過枉刑，只得賣妻王月仙賠還。」相公道：「既是賣妻賠償，理之所該，非為枉法。只是公子珠價甚多，你妻子如何值得這些？」邵元道：「值與不值也不曉得。若是肯念冤枉，量情減少，也不差什麼。」相公即著人拘喚官媒，吩咐而去。又著禁役將邵元依舊入獄，等候發落。

過了兩日，禁卒又來帶他上堂。只見相公說道：「今日官媒已將你賣妻銀兩交納在此，今日將你釋放。論理還該薄責，只是受責過多，又賣妻賠償，不責准放。」因喚近案，看視交納銀子。邵元果見案上許多銀兩，便咬牙不忍再看，叩謝走出。只因這一走出，有分教：

地下新添色鬼，人間合遇妖魔。